

忆往昔

冬令沐浴往事

□ 吴翼民

随着住房条件的普遍改善，如今冬令的沐浴问题也迎刃而解，除非老派人士依然向往着髡老式混堂、新派人士热衷于泡新式浴室——药浴桑拿之类，寻常百姓都在家里洗澡了。有热水器供水，有浴霸电热器取暖，淋浴盆浴两相宜，任窗外北风呼啸，室内温暖如春，每日一浴，卫生健康，十分受用。此乃时代的进步，我们这一辈人还享受到了改革开放、改善民生的这一大利好。

回想从前，冬令沐浴是个大问题。孩提时不识卫生之道，偶尔随父辈进混堂颇有些心惊肉跳之感，那大池子里云遮雾罩，水烫气闷，水呈乳白色，夹杂着难闻的气味，人的说话声音都是匆匆然的，“小生”的细小腔调蓦地变成了“红净黑头”的豪壮气度。突然一声声若裂帛的“擦背——”把人吓了一跳，便见一条蒋门神般的汉子腰际围了一条毛巾矗立在那里，在催人听凭其侍弄搓背呢。孩子们见着也骇然，纷纷趋避，却有成人舒坦地躺到池边的木条乖乖接受其服侍。此时大人们

都下池子了，只冒出个脑袋，泡得个筋舒骨坦、云里雾里，我犹自不敢下，最后像杀猪般被父辈强抱入池子，不啻末日之到来，几欲窒息，恐怖至极。谢天谢地，终于熬过了这痛苦的一关，浴罢在休息厅里小有犒劳，那便是茶食小点心的享受，这般，我才不致赖浴。赖浴的孩子是不讲卫生、不光彩的。

及长，下混堂不再心惊肉跳了，但毕竟难得，半月一次甚或月余一次是为常事，不过，过年前沐次浴是必不可缺的，这叫作“年浴”，含意大概是这样的：年前沐把浴，洗去晦气迎新年。一过腊月廿四送灶夜，大小混堂生意兴隆，自晌午时起，一直到午夜，浴客源源不绝，通常要人盯人等上好长时间，才能轮上座位、一沐“恩泽”。比方说，这一座位的浴客刚刚在宽衣解带，你就得盯住他，待他款款出浴，还须躺上一段时间，倘若他还要扞脚捏脚捶腿的配套服务，那么你就得等上老半天了。好在沐年浴时节浴客都比较自觉，稍事休息后便起身离去，因此周转极快。那时的浴池里浴客爆满，端的是一

派“酒池肉林”景象！

不管是平时下混堂还是沐年浴，那会儿都被戏称为“饿煞浴”，因为难得一下，形同饥渴，就要尽可能沐得酣畅淋漓，沐出个“本钱”来，愈这样，浴汤就愈浑浊。老辈人说，混浊的浴汤是软水，软水沐浴不伤元气，说不定反而能得到别人的元气呢；相反，浴汤忒清就是硬水，硬水沐浴是伤身体的。我听后信将疑，但终究不想下了这所谓的软水。由是，到了沐年浴辰光，我总是早早前去混堂排队买筹，一俟开汤，随流蜂拥而入，争先沐了“头汤浴”再说。

闲暇时光

画里见读书

□ 赵韩德

平时爱翻看名人画册。忽然发现，“读书”竟然就像行旅、泛舟、垂钓、赏花、听乐、看山、观泉、品酒一样，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画家不肯放过的一个题材。

比如石涛，清初大画家。姓朱，名若极，字石涛。明宗室后裔，广西全州人。明亡时尚年幼，后出家，法名原济。石涛画风新颖、奇异、苍劲，纵横放达，生意盎然。花鸟兰竹，不拘成法，自抒胸臆。笔墨爽利，极富个性。石涛绘画名重于世，对清代以至于现当代的中国绘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他画了这样一幅水墨画：夜雨袭来，风满千山，黑云沉沉。而深山从岭间的小小茅屋里，却顽强地亮起了一盏灯。画家在右上角题诗：“感时摧朽木，疏雨漫阡沟。意与谁同识？书来破我愁……”孤零零的小茅屋，外面是千山风雨狂，万径人踪灭。用什么来抗衡自然界千军万马般的狂风暴雨之扰动？石涛用心境，用读书，用小茅屋里一盏豆焰摇曳的读书灯。

比如陈洪绶，明末大画家。字章侯，号老莲，浙江诸暨人。天资聪慧，人物、花鸟、山水样样俱佳，极其精到，奇伟卓绝。《国朝画征录》称：“其力量气局，超拔磊落，在隋、唐之上，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也。”

陈洪绶画有《痛饮读骚图》。读屈原《离骚》，请注意，以酒（不是茶）佐读。

长长的石案，一文人，高冠，左手摊书，右手执杯，边饮边看。浓眉紧锁，目光炯炯，如闻叹息。一个小酒坛，坛边斜放一枚灵芝状的如意。高高的青铜古瓶，瓶内插鲜绿翠竹、灼灼白梅，整个画面清朗、深邃，同时又充满《离骚》那种瑰丽、不安、忧虑、深思的气氛。

以醇酒痛饮，浇洒胸中的郁烈之气、不平之鸣、扼腕之意，真是读出境。他读到哪些句子哪些段落了呢？或许是：“何桀纣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径以窘步。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”又或许是：“陟升皇之赫戏兮，忽临睨夫旧乡。仆夫悲余马怀兮，蜷局顾而不行……”

任伯年，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师，与吴昌硕、蒲华、虚谷齐名，“清末海派四杰”之一。任伯年曾为一位地位很高的朋友冯君画像。这幅全身像，题为《溪边读书图》。为友人画像，主题和背景要熨帖身份，更要能表现出素养和气质。我看到一位气质高贵的士人，随意地坐在石上，凝神把卷。身边是清泉潺潺，栏杆外几枝荷花。

齐白石先生画虾画蝉画蝌蚪，也画过一幅意境悠远的读书图《白蕉书屋》。密密层层的蕉林里，安安静静的几间书屋。人迹罕至，宁静安逸，令人神往。与他的名作《十里蛙声出山泉》一样，不见主角——青蛙，不见主角——读书人，却更加意味深长。

从读名画得知，读书是我们世代代认可并推崇的一种文化生活。它当然也适合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比较浮躁的当代人。当代人或许更需要用读书来平衡心绪的阴阳水火。

老夫老妻

钟情野草狗尾巴

□ 杨建明

上个月初的一天是老伴的生日，这一天老伴突发奇想对我说：“老头儿，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没送过我一束鲜花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也去买束鲜花送给我，让我也感受一下温馨和浪漫吧！”我眨巴着眼望着老伴，咧着嘴慢条斯理地揶揄道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想要我送花？我顶多送你一束狗尾巴草！”妻子听后却笑了笑，“狗尾巴草就狗尾巴草，好在也是花草，那你也送呀！”

我当然知道，妻子嘴里这样讲，心里却责怪我不解风情。是呀，波澜不惊的夫妻生活三十多年了，早已没有风花

雪月的浪漫情怀，留下的只是相濡以沫的陪伴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说干就干，下午我立马大步流星地走到一机耕道边，折了几十根狗尾巴草，扎成了一束，喜形于色走至家里，单膝跪地奉送给了妻子。妻子居然非常高兴，弯腰接过了，揣在怀里，脸上布满了幸福的红晕。

晚上，妻子对我说道：你今天送我的这束狗尾巴草，既实惠又温馨，我喜欢它顽强坚忍的张力，羡慕它成熟时繁盛朴实。此时我也有感而发：狗尾巴草从不羡慕花的娇艳，淡泊地拥有自己的春华秋实，拥有自己的梦想和色彩，就如同你我寻常夫妻一样。老伴听罢打趣



仕女图 陈素英 作

道：咱俩还真英雄所见略同。

说来也怪，这些日子来，我每每每一道外出散步时，又多了个浪漫情节，只要路过有狗尾巴草的地方，便会心照不宣地俯首弯腰采集上一些，带回家插在居室里的一个花瓶里，美其名曰：老夫老妻爱无涯，钟情野草狗尾巴。

□ 王平华

小时候，我曾梦想长大当翻译，以便能周游列国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学校是没有英语课的，所以至小学毕业连 ABCD 也没读过。1966 年我小学毕业，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，我家在劫难逃，被连抄了几次。那场运动，剥夺了我读书的权利，连中学的大门也不让进，我只得到农村去，和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参加集体劳动，接受再教育。

艰苦的农村农业生产劳动，没有磨灭我想学外语的梦，尽管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搞得我很疲惫，每天从早晨四点到晚上十点，但我还是想办法借来了初一的教科书，在学习语文和数学的同时，自学英语，先从字母、音标、单词学起。

学习外语就是词汇量的积累，没有老师，借个半导体收音机跟着电台读，

翻译梦

但必须要按时收听学习英语广播节目，由于农村的劳动时间、劳动地点经常有变，电台的英语广播只能断断续续地听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跟着电台学了两年，只学到了点皮毛，学会了几十个单词。

改革开放又燃起了我学习外语的信心，我报名去读夜校，先从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开始学起。读夜校确实蛮辛苦的，晚上七点上课，九点下课，回家还有作业，听磁带录音。坚持了一学期，公司业务、社会活动、朋友应酬，使我力不从心，勉强读完了新概念第一册。其成果是，连贯的英文能说几句。有机会和老外接触，老外能勉强听懂我讲的几句，可老外讲的，我还是一句也听不懂。

几年以后，以前记住的单词也写不出来了，只会几句常用的口语，儿时的翻译梦自然泡汤了。后来出国的机会多了，和老外交流时，身边必须要有翻译，否则，我和老外只能干瞪眼。

不过，现在科技发达了，今年我和老婆出国去北美，我买了个翻译机，两人带上翻译机，就可以单独外出，上街购物、乘车问路、外出游玩，心里有了底气，再也不怕发生和老外交流干瞪眼的尴尬情景了。

美国有一家公司和我公司合作了十余年，本月，他们 CEO 来上海和我洽谈有关业务，这次我用了翻译机，把他带的翻译官晾在一旁，通过翻译机我们都领会了对方的意向。

时代进步了，科学发展了，语言翻译可用机器替代了，翻译机还可翻译几十种外语甚至方言，真是“神奇”。翻译机帮我实现了翻译梦，弥补了我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的窘境。